

欧
风
集

刘璇旅欧散文集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槎风絮/杨平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6(琢璞丛书)

ISBN7-80597-185-4

I.欧… II.刘…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441 号

书 名	欧槎风絮
作 者	刘 璇
出 版	海风出版社
发 行	海风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克
印 刷	福州市新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2 1/32
字 数	11 万字
印 张	6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97-185-4
定 价	12.8 元



1990 · 10于日内瓦湖畔



1990 · 10于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纪念墙



1993 · 8于威尼斯大教堂



1992 · 6于日内瓦城花钟



1992 · 6于日内瓦城喷泉



1992 · 8于宁静的欧州小镇



1992 · 8于法国乡村小教堂

序

许怀中

刘璇画家写的这本散文集《欧槎风絮》，也许是所谓国外旅游散文。但她作为一位曾在欧洲的留学生，有较长的时间和外国人士接触，观赏异域的风光，又能以女性特有的细致的眼光观察，抒情的笔调真实地写下她所接触人物的思想感情、生活风貌、描摹瑞士日内瓦等地美丽的湖光山色、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和历史的嬗变，表现了一个留学生的生活和心态，所以它又有别于一般的国外旅游散文。

几年前，我在福建省画院著名书画家义乌高清画室初次和刘璇谋面，得悉她是画油画的画家，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她到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工作，各忙各的，联系也少。读了她送来的书稿，才知道她在工作之余，写了散文，还写了小说。她是画家，又是作家。

这段，为迎接建党八十周年华诞生，活动频繁，我还是把这本书稿置于床头，一有空便逐篇读下去，饶有兴趣地读完。

全书主要分为游记篇和人物篇两部份。无论是状物、写景或记人，都能以作者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就摆脱了纯客观地记录自然景物和周围人物的所谓见物不见“情”的状况。对于描摹对象深入的观察和体验，这是刘璇散文一个明显特点。

由于作者懂得外语，又掌握了所到之处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常有外国友人陪同或就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所以她所写的散文，就不是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层，而是比较深入而富有文化底蕴。《《锡雍古堡》印象》开篇引了诗人拜伦《锡雍的囚徒》的诗句，引发观看这座在欧洲久负盛名的水上古堡的动因，追寻诗人在那里留下的遗迹，写出古堡周围美丽的湖山风景和曾经囚禁拜伦笔下那三位著名囚徒幽暗阴惨地牢为极大反差，她抒写：“当我独自置身于昏沉阴暗的地牢

目 录

第一辑 游记篇

《锡雍古堡》印象	(3)
山中人家	(6)
阿尔卑斯山村巡礼	(8)
雪村纪事	(11)
希腊之行	(15)
寻访查理·卓别林故居	(19)
威尼斯之夜	(20)
北非古城探秘	(22)
卢梭岛	(26)
漫步日内瓦	(28)
高山牧场	(31)
阿尔卑斯山区纪游	(34)
飘荡的塞纳河水波	(37)
欧洲的小镇	(38)
守望一个湖	(41)
晚钟悠扬	(45)
远眺地中海	(48)
西班牙小旅	(49)
浮光掠影塞浦路斯	(54)
啤酒节在德国	(55)
马克思故居	(57)

第二辑 人物篇

漂泊者	(61)
克莱尔·哈默斯教授	(64)
吉蒂	(69)

哥伦布·克洛汀	(72)
高雄新娘	(75)
埃玛	(79)
雕塑家艾琳·希达夫人	(83)
温森特	(86)
香港女设计家——琼	(90)
珀尔·莎丽	(94)
母女俩	(97)
丽达	(100)
玫瑰园的主人	(103)
叶自飘零	(105)
日内瓦湖畔的一位女画家	(109)
桑巴·沙巴	(111)
在列车上	(115)
姐妹	(117)

第三辑 其 他

在瑞士过年	(121)
欧洲街头的艺术家	(123)
喂食	(125)
从苏黎世到洛桑 Vevey 小镇的路上	(127)
问路	(131)
小电炉	(133)
圣诞节的回忆	(136)
赶集	(140)
一顿中国晚餐	(142)
我在瑞士当“促销”	(149)
我在瑞士当“报童”	(152)
我在瑞士当“跑堂”	(155)
我在瑞士当“大厨”	(159)

第四辑 纪实散文

冬之旅	(165)
-----------	-------

第一辑

游 记 篇

《锡雍古堡》印象

莱蒙湖紧挨着锡雍的墙，
在墙下百丈深的深渊中，
湖水的潜流汇合奔腾，
从锡雍雪白的城垛上，
滔天的波浪把城围起。

.....

-----拜伦《锡雍的囚徒》

也许是英国伟大诗人拜伦这段诗句感动了我，我对这座坐落于瑞士日内瓦湖（莱蒙湖）畔，在欧洲久负盛名的水上古堡——锡雍（Civon）古堡倾慕已久，总想前去瞻仰一番：为的是它的盛名；为的是它的古老历史；也为了追寻我所喜爱的诗人曾在那里留下的遗迹。朋友们告诉我：锡雍古堡是瑞士蒙特市的象征，不可不看。

公共大巴士沿着湖畔公路弯弯曲曲地前行，每个转弯迎面而来的是令人惊叹的美景：湖湾里帆船荡漾于碧波之上，水鸥翩翩起舞，虽然已是冬季，它们仍然不倦地翻飞在湖面上，远方千年的雪峰，闪闪发光。

悄悄地，天空飘起了细密的雪花，圣诞节将要来临了。

按着地图的位置，我终于找到了它。这座建于八百多年前萨伏依大公时期的水上古堡，它三面环水，一面紧挨着湖岸，一座木桥通向入口，犹如桥头堡。古堡以暗褐色石块砌成，靠湖的城垛则是雪白的墙，四周塔楼围绕着中央高耸的金字塔楼，气势恢宏，脚下是万顷波涛，面对着湖山、雪峰，流淌了千百年。初冬的山林，一片绛紫，细雪飘飞，四围肃穆，寂寥之中，只有湖波低语、水鸥呢喃。

由于古堡坐落在空旷的地方,似乎向四周扩散着寂静和孤独的气氛,这气氛令人感动:使人联想到安静和永恒,有着某种崇高的东西与之相共鸣的感觉。

我走在碎石铺成的小道上,雪花湿漉漉地融化了。

我先奔往地牢而去,我急于要去看看:英国大诗人拜伦笔下那三位著名的囚徒,囚禁并死去的阴惨地方。

沿着窄小曲折的石阶艰难地走下去,壁上挂着引路的古老的风灯。

当我独自置身于昏沉阴暗的地牢中,心中突然升起恐怖的感觉:在潮湿、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有七根哥特式的石柱,灰白而雄壮,每根石柱上有个铁环,铁环套着一条铁链。这些铁链曾经锁过三位著名的兄弟:16世纪瑞士的爱国志士博尼瓦尔为了推翻萨伏依的查理第三大公的统治,建立共和国政体,不幸事败被俘,三兄弟都被捕并囚在这古堡的地牢里达6年之久(1530—1536)。在这6年时间里,他两位亲爱的弟弟先后死在地牢中,并被葬在石柱之旁。痛苦万分的博尼瓦尔每日在弟弟们的墓顶上走来走去,以至地上留下了一条仿佛斧子凿出的痕迹。

地牢里幽深昏暗、四壁潮湿,阳光不能进入这黑暗的角落。

我费力地寻找着当年诗人拜伦和雪莱同游此地时,在石壁上刻下的拜伦名字,我终于找到了这些模糊的字迹:

1816年,当英国天才诗人拜伦,在自己的祖国遭受到政敌的毁谤和攻击时,又面临着家庭破裂的悲剧,绝望和痛苦的他,逃亡似地来到了瑞士日内瓦湖畔,邂逅了另一位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俩人一见如故。在这幽美的湖光山色中,两人常泛舟湖上,或促膝长谈、或登上皑皑雪山之巅、或漫游于风光如画的乡野之间。在夏季里的一天,他们游览了这座古堡,在这阴惨的地牢里,拜伦想起了为民族自由而受苦一生的战士,感慨系之,回到家中,一夜写成了著名的长诗《锡雍的囚徒》。

我攀上了铁栏杆的窗口，可以看见远方的雪峰闪闪发光，下面的湖又广阔又长，河心一个小岛上，林木葱茏。哦！窗外是阳光和自由，铁窗内是黑暗与死亡，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伫立良久，仿佛远古不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凝视着我，我吟诵着拜伦的诗句：“锡雍，你的监狱成了一隅圣地！你阴郁的地面变成了神坛！……”

我又沿着石阶慢慢地登上了一层、二层、三层……那些大大小小的不计其数的房间，是当年查理第三大公和他的臣僚们、家眷们居住和欢宴的地方。看过中古时期贵族们幽暗寒冷的卧室、木制的大床、粗笨结实的家具、巨大的壁炉，丝毫没有享受的感觉，唯有那些镶着五彩玻璃的小窗，正对着湖山，白帆点点，倒是十分愉悦的！

在那些贵族们欢宴聚会的大厅里，由于年代久远，地板咯吱着响，但是光洁发亮，一尘不染，四壁挂着中古的兵器、盔甲，想当年王公贵族们行猎后，狂欢聚宴一堂，大壁炉里火光熊熊，烧烤着各种山珍野味，各色美酒在杯盏中闪光……

我终于走出了古堡巨大的迷宫，八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用大石块砌成构造严密的建筑，令人惊叹！

我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古堡大院里，雪花无声地飘落在我的肩上、地上，我忽然发现偌大的古堡里，只有我一个游客，许是雪天的缘故吧？静穆中，忽然听到了深沉的风琴声，原来有人在高高的塔楼里弹琴，琴声时断时续，为古堡的黄昏暮色更添几分忧郁、神秘。

踏着薄雪的石子小路，我慢慢走出了古堡，公路上空无人影，偶尔有小车急驰而过，溅起一团团雪粉。

暮色苍茫中，我回头眺望古堡巍峨悲怆的身影，再眺望天际绵亘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和昏沉的暮色溶成了迷朦一片了。

山 中 人 家

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在我们头上，高山清晰地映衬着蓝天，一阵阵轻风吹过，如一泓清水。

整个山谷伸展在我们的脚下，笼罩着一片宁静，似乎已沉睡了一个世纪。山谷中除了袅袅上升的淡雾和白杨树叶的颤抖外，没有任何声音。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座白色的农舍，静静地伫立在午后的阳光中，犹如梦境一般优美：红色的屋顶掩映在开花的橡树和榆树丛中，几株白杨树的叶子，在一堵阳光照射的墙上闪烁跳动，屋后的山林在阳光中青翠欲滴。

刚才我们正是从那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驱车逶迤而来，下车后又沿着木板钉成的，长满青苔的古老木梯困难地走上山来，农舍和它的主人：一对年老的夫妇愉快而亲切地迎接了我们。

我的韩国朋友——年老的特纳·金先生，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几十年，自从第二次大战开始，他逃离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漫游欧洲，最后在瑞士定居了下来，和这里的人们有很深厚的友情。今天他特意邀请我驱车作一次愉快的郊游，到阿尔卑斯山脉腹地探望一对老人。

两位老人在这安静的角落，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一生一世都面对着这郁郁的山林。今天客人远道来访，让他们喜出望外，带着我们看看他们热爱的简朴的家园。

这是贫穷农民居住的农舍，就象大多数阿尔卑斯山区的建筑一样：农舍的外墙是用白松树皮包起来的。房屋周围他们种植了葡萄、

玉米、果树和蔬菜。在院子里堆放着一堆锯得整整齐齐的短木块，那是用着冬季烧壁炉用的。在弯弯的山道上，那青苔湿滑、吱呀作响的木梯，冬季将难以行走，大雪掩盖了一切。在深山之中他们将度过漫长而寂寞的冬天，直到春风吹化了山道上的积雪，他们方可下山采购物品。只有电话、电视和收音机才是他们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途径，因为最近的邻居也离他们有几里路呢！

房子内也陈设得极为简单，但却十分整洁。老人没有儿女，二层楼房空闲着没用，他们就在顶楼上用木板钉成了一个大统铺。老人指着大壁橱里满满堆放的羽绒被，笑着告诉我们：这些是为冬季到这山谷中滑雪爱好者们夜宿用的，因为天黑山高雪深路滑，难以下山，远道来滑雪的人们便可在老人这简陋但温暖干净的“旅舍”里度过难忘的高山雪夜。

为此，老人并不收费。但那些慷慨而感激的客人们，总是乐意留下一些钱物给这对善良好客的老人，而这些生气勃勃的远方来客也为两位孤独的老人，带来山外世界新鲜生动的情趣和快乐。站在顶楼上看着天花板粗大结实的房梁：年代久远有些熏黑了。从窄窄的窗口，我出其不意地眺望到格兰瓦尔德的冰川，我突然感到了激动：

显然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那么快乐满足、善良友好、彬彬有礼，他们所建造的这一切那么恰当可爱，与周围的一切自然和谐、欢畅而亲切。

多么善良多么简朴的人生！

主人请我们在房前的平台上，在自制的粗大结实的餐桌前坐了下来，他们拿出了自己酿制的红葡萄酒、热咖啡，切好的一大盘奶酪，特纳先生切开了我们带来的巧克力大蛋糕，向着四围的青山绿树举杯开怀畅饮。然后他们用法语愉快地谈天，我听不大懂那深奥的法语，只有静默地坐在一旁眺望周围的景色。

眼前的一切：无论我把眼光投向何处，都是一幅画一首诗：

在那些阳光不曾照耀到的森林暗处，可以听一些轻微而低沉的

响声,仿佛林涛滚过森林上空,是树的精灵,还是山林女神?

远方的景色如此和谐,湖面映现着重峦迭翠,山崖嶙峋,峰峦如削,峰顶的积雪遥遥可见云蒸霞蔚。

我内心为如此严肃而优美的世界颤动不已……

八月,已是秋季了,太阳渐渐沉入雾霭微蒙的天边,那茫无际涯的湖面上,染上了一道道红色的霞光,令人目眩。湖边倾斜的山坡上,可以看到牛群悠游于青草地上,慢慢循入一望无垠的针叶林中……

山谷里渐渐吹起了阵阵凉风,落叶飘然而下,我们也该下山了。

驱车经过来时的山道上,忆起特纳先生曾经停车指给我看的几处陨石坑和废弃的矿井,谙熟日内瓦湖区周围人文历史的特纳先生,一边为我讲述这里许多古老传说和神话,一边慨叹人生的短暂和飘忽不定,作为永恒象征的宇宙,它神秘的来客——陨石,沉默地躺在那里,凝视着身旁湖山的沧桑演变。

回头望望那渐渐隐入林间暮色中的农舍,那歪歪扭扭富有情致的木阶,它们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

它们如此柔美,超乎世俗,生活的忧虑实在太多了,要找到生存的手段那么困难,又那么至关重要,面对永恒美丽的自然界,生命如此短暂和脆弱,人们郁郁寡欢、煞费苦心……

人该怎样生活呢?我想起了身在青山白云深处,此刻他们的身影正渐渐远去的两位善良的老人……

阿尔卑斯山村巡礼

瑞士是个景色优美的国家,它之所以吸引了无数的旅游者,除了

美丽的日内瓦湖外,也许最富有魅力的要算它那白雪皑皑的高山吧,现代的人们也许不再能听到那古老的、令人神往的阿尔卑斯山号角悠远的回声,但那些清脆悦耳的牛铃声,却常常打破山谷的寂寥,回响在崇山峻岭之间。

我的导师克莱尔·哈默斯的两位小助手佳贺小姐和鲍比小姐热情邀请我在一个周末,到阿尔卑斯山中古老的乡村,作一次愉快的郊游。

清晨八点钟,我们的小车风驰电骋般向首都伯尔尼方向开去,小车时速高达140公里,疾风扑打的面颊发痛。两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叽叽呱呱地问我,中国的长城、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你们中国有八千多米海拔的高山,而我们瑞士只有海拔四千多米的阿尔卑斯山!”看着她们满脸懊丧的样子,我忍俊不禁:“矮了一半的阿尔卑斯山脉依然美得令人陶醉!”

此时正值暮秋,漫山的杉林被染得一片金黄,晶莹的湖水倒映着雪峰坡上灿烂的红叶,山上中古的堡垒俯瞰这一切,代表着祖先和历史。公路旁的山坡上葡萄非常茂盛,山凹里一缕缕的炊烟,飘散在大蒜头型乡村小教堂的尖顶上……

公路旁白杨树整齐地伫立着,直直地伸入蓝天。渐渐地我们进入森林地区,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沿着一条透明的绿溪蜿蜒而行,这美丽的溪流,悄悄注入莱蒙湖中。汽车向山脊爬去,山坡上时有牧人悠闲地仰卧在岩山上看飘浮的云彩,牛群在草地上移动。途中我们决定乘坐登山缆车攀上四千米高的楚格施皮兹雪峰,半小时就可攀上这万尺摩天岭的绝顶。

缆车门一关上,我们便开始了滑翔,象飞鸟一般从巨大的杉树顶梢掠过,树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雪花,这并不奇怪:阿尔卑斯山脉终年积雪,人们在炎热的夏季,早晨到高山顶滑雪,午后便可在山下的湖水中游泳了。

脚下是一道幽谷,一条绿溪曲折流淌,远处是重叠的关山,云雾缭绕,牧牛在温熙的阳光中抵着犄角,铃声叮当,远方的莱蒙湖闪着

银光，白帆点点。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山顶，这里是完全不同的天地：茫茫无际的森林，松涛哗哗响：忽如狂欢、忽如哀啸，峭岩绝壁，矗立头顶。远远近近火焰般燃烧的红叶。

循着碎石铺成的山村小道，古朴的中世纪乡村展现眼前：在那些文明的大都市里，艺术总是被陈列在大大小小的展览馆中，但在这些小地方，艺术深深浸入生活，到处洒落着美：这里没有高楼大厦，许多木屋门窗雕刻精致，沿街简陋的小店铺里，满满地陈列着古朴的木雕圣像、精巧可人的陶器、简洁悦目的小水彩画。家家屋檐下挂着串串腊肉，后园里齐整整地堆着冬季烧用的劈柴。街旁坐着一手指颤抖的老妪，在金秋的阳光中低头编织，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米勒的法国乡村风俗画中……

不觉腹中饥饿，我们寻到一家地道的小餐馆吃午餐。推开门铃叮当响的木门，这间古色古香的餐馆里，座无虚席、热气腾腾，好不容易在靠窗的角落小桌子旁坐了下来，圆脸蛋的鲍比姑娘笑嘻嘻地要请我吃“烧奶酪”这是一道瑞士名菜，声名远扬，我欣然同意一试。

穿白色丝绸衬衫的漂亮女招待，身材高大丰满，脸蛋红朴朴。她笑吟吟地端来了一盘切成一寸长条的奶酪、一盘腌制的小酸黄瓜、几片面包盛在雪白的小藤篮里，然后她又端来了酒精，四方形的酒精灯，手脚麻利地为我们点起了灯，顷刻间，奶酪在铁盘里烧得滋滋作响，很快就成了浓稠的奶油，洒上细盐、胡椒粉便吃了起来。她俩吃得赞不绝口，我却不断皱眉，说实话，对一个东方人来说，这口味太古怪了，但为了礼貌的缘故，我还是赞美了几句。

饱餐之后，我们又信步在古雅的山村小道上走走，这小小山村游客倒是不少，周末人们喜欢到山林散散心，阿尔卑斯山区的建筑很有特色：木舍的外墙是用白松树皮包起来的，鳞形的树皮在阳光下映出起伏的波纹，山谷的木桥上架有廊屋，瀑布奔流于山涧之中。

窄隘的古村道口，忽然有下山的牛群走来了，我忽然想起了那古今闻名的阿尔卑斯山号角，怎么一整天未曾耳闻？同伴们笑了起来：

“号角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就是这些叮当作响的牛铃，至于为什么要挂它们呢？因为牧人可以很容易找到他的牧群，不管它们漫游得多么远？假如你喜欢，瑞士每家旅游商店里都可以买到大小不一的牛铃仿制品！带回中国让你的朋友们看看吧！”

原来如此！两位蓝眼睛金头发的小同伴把我带进了一家旅游纪念品小商店。果然，除了那些五光十色的风光明信片、陶器、泥塑小人、工艺品、小木雕之外，墙上挂满了叮当作响的各种铜铃，我花 5 法郎买下了最小的一个，我想，它将成为我巡游阿尔卑斯山区最有意思的纪念品呢！

雪村纪事

我们到达高山滑雪营地时，天色已近黄昏。传来了一阵鸟鸣，那轻柔婉转的叫声似曾相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身在深山密林之中了，环视周围：到处都是苍苍莽莽的杉树林，那清淅而又悲凉的鸟鸣，便是从这暮色苍茫的林中断断续续地传来。

我们的小车在冰天雪地、滑溜溜的环山公路上，艰难行驶了三个多小时方才到达。在无边无际黑森森积雪的密林中穿行，忽然出现了冰雪覆盖的小小的村庄！疏疏落落的农舍是沿坡修建的，有些房子的屋顶已经飘起缕缕炊烟。我和女朋友吉娜驾车 100 多公里，特意到雪山顶滑雪来的。这座位于冰天雪地中的农舍是吉娜的好友安妮前两年买下的。吉娜邀请我来此度假的。我们被引进房间，女主人安妮和她的母亲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中国南方、生长在莺飞草长、烟雨落花的江南的我来说：滑雪是平生从未有的经历，被新奇和友人的盛情邀请，我来到了这如梦如幻的雪村……